

**關鍵字：睡覺玩弄、迷情蠱(媚藥)、挑逗、體型差、字數三千五百內**

踏入寢室，依循記憶中的擺放配置，阿米找到深處的床榻。床上那人正熟睡，不見奇形怪狀的姿勢，而是與嚴肅性格相同的平躺。

阿米並未放輕腳步，反倒踏著急促的步伐來到他身邊。午後的陽光散發慵懶的氣息，在全然寂靜時聽見他平穩的呼吸聲。她戳了戳睡著的季廣寒，果不其然毫無反應。

這人前些日子總算自邊疆返回，不曉得任務出什麼差錯，武功高強的他竟然受了些許內傷。即便不會造成什麼大礙，可季廣寒回來連找她都沒找，便一頭栽在夢鄉。

不甘心的阿米索性坐在床沿，抱著報復的心情握住季廣寒的手臂亂揮。她何嘗不想時時刻刻待在他身旁，偏偏遭到任務委託人的拒絕。直腸子的季廣寒順著他人的指示，再三勸她別跟著。

阿米哼了一聲，這點惡作劇不足以宣洩心頭恨，她拿出笛子壓在季廣寒的鼻子，讓他變得像是裝可愛的小豬。

作為受人畏懼的五毒教派，她不信這趟出去，季廣寒仍是傷著回來。

「我絕不放過弄傷你的人！」聲音宏亮到外頭也能聽清楚，阿米跨出左腳，不客氣地坐在季廣寒的腹部。雙手環抱胸前，凶狠地注視令她擔憂的傢伙。

這麼大的舉止與干擾，季廣寒僅僅雙手一晃、促起眉頭，又沒了動靜。不滿的情緒主導阿米，眼神犀利得彷彿如靈蛇。她一鼓作氣將身子往後挪，掀開厚重的床褥，俐落地把季廣寒的褲頭向下拉。

「讓你尝尝我的厲害。」

兩人本是情緣關係，該見的早見過、不該看的也看光了。對於與主人一同沉睡的小廣寒，阿米不覺反感，乾脆趴在季廣寒的腿部。她扶著柱體成易入口的方向，不厭其煩地運用靈活的舌頭與溫暖的嘴唇給予刺激。

吸吮的聲音格外明顯，季廣寒的味道充斥口鼻。她偶爾變換節奏，時而舔拭時而放進嘴裡。見著陰莖逐漸起立，阿米嘿嘿一笑，把礙事的長髮往後撥攏，藉由口水的潤滑上下套弄。

愈玩愈起勁的阿米也慾火中燒，自穴口流出的汁液沾濕內褲。她輕彈完美的成果，心滿意足地擦拭嘴邊的口水。

不過……小老弟都起床了，本人怎麼看起來像是被噩夢糾纏般痛苦？

阿米抬起一邊眉毛，季廣寒要是沒親眼看見她的功夫，這些努力可就沒意思了。阿米又拿出笛子，向季廣寒施下迷情蠱。

「呼。」儘管耗費法力，整個人卻神清氣爽。阿米刻意張開雙腿，將陰部貼在直挺挺的陰莖，期待對方的反應。

力道不淺的法術很快起作用，季廣寒迷迷糊糊地睜開雙眼，潮紅的臉頰透露上漲的情慾，啞著嗓子淡然吐出兩字：「阿米。」

「沒有其他想說的嗎？」阿米稍稍挺著腰部，提醒季廣寒誠實的下半身。

「……會不會太浪費了些？」季廣寒深呼吸，熟知身體狀況的他明白這不是受傷的症狀，而是來自心上人的法術。

「人家喜歡就用嘛！」阿米嘟著嘴巴，站起身子。

季廣寒困惑地抬眼，阿米的一舉一動緊緊勾著他，無法宣洩的慾念令他加快呼吸。

阿米壞心地勾起嘴角，在他面前慢條斯理地解掉衣物。先是把外層裝飾卸下，留著內搭衣與裙裝。她故意瞥向季廣寒，看見他不自在地吞著口水，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。阿米的笑意更深，放慢動作脫下內褲，一條銀絲成了前往私密處的橋樑。

「喜歡嗎？」阿米將裙子往上拉，最隱密的地方一覽無遺。躺平的季廣寒吐了長長的氣，他甚至覺得那條縫隙在向他發出邀請。

季廣寒艱澀地張嘴，諸多情緒相互衝撞，最終化作一陣煙消失。阿米抓著他的手觸碰熾熱的內裡，像是引導又如挑逗。長年的練功導致手掌處處是過去的痕跡，粗糙又冰冷的手指撥開花瓣，長繭的指腹撫上敏感的陰蒂。

「很舒服——」不堪體力的消耗，阿米兩腿一軟坐在季廣寒的腿部。

額前的瀏海遮擋住視線，阿米梳了梳滑順的髮絲，又操控季廣寒的手放入自己的嘴巴。她把沾染到的液體舔乾淨，抬起眼睛觀察對方。紫色眼睛裝載誘惑與情愛，一步步勾引他走入甜美的陷阱。

季廣寒的臉頰又緋紅一層，阿米得意地親吻他的手，吐出的氣息全被大一號的手掌接住，像是用芒草撓癢著他。

「為什麼……要這樣？」平時五根清淨，季廣寒鮮少有性需求，一度被阿米嫌棄不如拐個彎去隔壁的少林；而今被迷情蠱強制啟動，久未體驗的情感不停在腦內叫囂。

「太無趣了。」阿米撇嘴，隨意堵塞個平時會嚷嚷的緣由。現下的她起情慾，只想要繼續向他索取。

矮小的阿米在精壯的季廣寒身上輕易移動，她趴倒在季廣寒的胸膛，用胸前兩粒相互磨蹭，而同樣難耐的私處抵著昂揚的陰莖。阿米輕舔季廣寒的耳朵，他下意識地哆嗦起來。阿米的舌頭未停歇，在對方的敏感帶上大肆縱火。

弄得正專注，阿米感到脖子一熱，猝不及防地發出嬌滴滴的呻吟。定睛看才知季廣寒以反擊的姿態啃咬她，臉倏地漲紅。

季廣寒的吸吐特別清晰，潛藏深層的毀滅與愛憐。阿米的頭微微一縮，怕癢的她禁不住觸碰。她望向黑色瞳孔，與季廣寒的淺笑對上眼。羞赧化為欣喜，阿米給予獎賞般在臉頰啄一口，「廣寒，你可終於開竅了！」

季廣寒默默地接納稱讚，他撐起上半身，將阿米鎖在懷裡不讓逃跑。

阿米笑了笑，視線停留在他迷人的梨渦，仰頭才見到完整的笑容。心臟跳得比方才再快些，阿米的額頭被落下一吻。內心的玩笑話來不及說出口，季廣寒輕鬆地抬起她。

季廣寒壓低聲音在耳邊道：「當心點。」手上的事沒止住，他將陰莖對準氾濫的穴口。

阿米還未做好心理準備，硬物挺入的感受衝擊大腦。夾雜痛覺的快感令她近乎失神，阿米不得不閉起眼睛、夾緊雙腿才免於昏厥。

「放輕鬆。」季廣寒緊張地出聲，看著努力適應的她，憂心地透過親吻緩解疼痛。

「這點兒小事才難不倒我呢。」阿米深呼吸，耗費些許精力讓身體習慣龐大的外物，「我還要！」說著又馬上動起來，她貪婪地站穩兩腳，自行上下搖動。

眼前這女孩像極討糖吃的孩子，季廣寒勉強壓制成為猛獸的衝動。狹窄的陰道帶來無限的愉悅，季廣寒終是難以控制地發出低低的叫喊。

阿米抬起頭，每次的抽插都是快感的疊加，她不得不發出聲音抵擋滅頂般的酥麻。面對臨門一腳的爽快，又抓著季廣寒的手暗示，「廣寒，幫幫我。」

得令的季廣寒將右手固定在阿米的腿根，拇指按壓腫脹的陰蒂。阿米的驚呼裹上甜膩的蜂蜜，屁股一歪坐倒在床鋪。阿米尚未鑒足地蹭了蹭他，雙手握住精神飽滿的小兄弟。

「不夠……把你的全部都給我……」

阿米的請求化作鑰匙，轉開季廣寒緊鎖的開關。季廣寒一手護著阿米的背部，另一手撐起身體讓她躺好。阿米整身覆於季廣寒的陰影，她笑嘻嘻地環抱他的頸部，調皮地咬了季廣寒的嘴唇。

咬痕滲出血絲，季廣寒伸出舌頭舔掉血液，再次將陰莖放入阿米的體內，「都給你。」

這一次溫柔得令阿米歡喜，卻也格外地心癢焦急。阿米感受到逐步被填滿，對著季廣寒的嘴巴又吸又親。

水聲與碰撞聲此起彼落，阿米欣賞起季廣寒認真的臉龐，平時冷漠的樣貌增添一絲狂野，完全不害臊地沉浸在佔有慾之中。

這麼好的人屬於她，只能屬於她一人。

阿米意亂情迷地想要觸碰陰蒂獲取快感，季廣寒卻眼明手快地阻擋她。

「不可。」

「哈啊……為、為何？」

季廣寒將著急的阿米納入眼底，噙著笑意慢下動作。他捏著阿米的下巴，「你有事瞞著我。」

「欸？」阿米眨了眨眼，沒料到季廣寒打斷正好的時刻。

「說吧，什麼事讓你如此不開心？」季廣寒收斂微笑，在阿米來不及反應之際往前狠狠一插，引來她訝異的叫聲。

不曉得是跟阿米待久學會使壞，還是迷情蠱意外挑起季廣寒的壞心，他深淺交替地刺激阿米，同時按摩腫脹的陰蒂。

「我、我哪有不開心——」阿米陷入無可自拔的漩渦，對於季廣寒毫無間隙的進攻無法招架。

「你明知我在說什麼。」季廣寒趁機又朝阿米的敏感帶下手，在她的脖頸又舔又啃，遺留大小不一的瘀青，「畢竟你是阿米。」

季廣寒設立最後一道坎，調整下半身的動作，加快兩人瀕臨巔峰的速度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撞擊以及愛撫，阿米毫無察覺自己反倒成為獵物。她的眼角含著生理淚水，在破碎的喘息中說出真心話：「我、我特想跟你一、一起出任務……！是不是我、我太孩子氣了，才不、不相信我的實力——啊、等等，廣寒，那裡不行！」

阿米隱約瞥見季廣寒的笑容，不同以往，這次是徹底地展開笑顏。季廣寒的嘴唇襲上她，兩人的舌頭相互交纏。阿米捲起腳趾，在季廣寒的愛慾中高潮。

完事後，季廣寒替阿米擦拭身子。平時話多的她卻一言不發，還躺回床上背對季廣寒。

「阿米，是我過份了，對不住你。」季廣寒向阿米靠攏，冰冷的聲線蘊含溫和的安撫。

「要不是我，你才沒有這甜頭可嘗呢！」阿米往牆壁挪動，拉開彼此的距離，「你可要記牢了！」

「那當然。」季廣寒伸長手，穩穩地抱住她，墨色眼睛注視著阿米紅著的耳根，悄聲道：「多謝你。」

這回不僅解除迷情蠱，連前些日子的勞累與苦痛也全沒了。季廣寒深深吸口氣，將他眷戀的味道深深印在腦海。